喪禮吾說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叔績 校

喪禮吾說篇十三

弔喪說 禮有三不弔曰畏厭溺似古不弔非命死者然無明辭

弔名 弔者問也問終之禮也但古有問生問死之別而弔與哭遂異名焉弔為生者哭為死者故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即哭也又云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蓋古者弔傷俱有致辭弔則致辭于主人之前傷則致其辭于尸前斂則在柩前原是不同

故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曰我弔也與哉正辨哭弔之有異也

後漢

弔哭分死生甚嚴哭死者直登堂撫哭不執主人之手弔生者向主人慰問執手而退

鄭公羊傳云弔喪主曰傷則弔化亦有稱傷者儀禮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則哭死亦有稱弔者見弔含弔襚弔賵弔縗凡賻死助生統謂之弔

弔時

祇弔有數節有弔于未歛之先者檀弓主人未歛子夏經而往未歛弔者不經此云經者子夏誤也是也有弔在殯後者喪大記既殯而往是也有將葬啟期而弔者檀弓弔于葬日是也有送喪車而弔者公羊傳弔而挑絺曰縗

是也。行葬畢反哭而弔。或弔于墓。或弔于家者。檀弓啟殯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是也（反哭之弔頻重故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今其禮不行矣）。行。既期。而始弔者。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再期則練而除治服）而越人來弔是也。

弔物（弔物）特未歛之弔。惟至親行之。且亦無賻含賻襚贈賵附賻諸物（古贈車馬曰賵贈衣被曰襚贈金貨曰賻含以殮者口含之物）。祇以金作。用以幣作襚。各隨俗。依行而致。後之弔。則概以紙幣作。楮鏹明貨之助。（香為五木燭為油燎錠為裹蹄紙為貨泉以肝張球刀布形皆明貨概）此亦隨俗而不戾于古者。若喪主有答物。如布幣、綢幣之類。有製禮。如筵席、糕饅之類。則大謬矣。喪主

無俗賻物者况今之布帛古功緦之麻今之綢絹即古小祥大祥之縞練此有服之家所須用者而以之獻客可乎若遠方來弔不廢饋餼然不嘗有加列如賓禮也檀弓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雖云其弔後夜自不飲食非待客有燕饌餚無鼎俎可知也至于祭奠則並非弔客所宜有古尸柩飯奠以至設主行祭皆喪主之事故始死有奠大小斂有奠既殯有奠告臨有奠朝夕哭有奠有啟奠有將葬行祖之奠有大遣奠有墓奠以至虞祭祔祭卒哭祭練祭祥祭禫祭凡饋食酒醴日變月易何一非孝子侍奉之節而可容門外之人持酒肉以淆亂其間是瀆喪

也大饋奠喪祭唯有服屬者可與其事弔客何涉焉又且初喪不行祭夫未虞未祔未作主是死者之魂尚無所依而謂可以行禮祭未之前聞先仲氏曰祭者吉禮也古凶不並行不然孝子何難于設祭而必俟禫徹之後遇有時祭而然後行禮此可謂矣漢後惟徐穉以炙雞絮酒祭黃瓊墓所由曹操有斗酒炙雞祭橋玄之說此皆指墓祭言之如董仲舒墓前有下馬酹酒正同其後謝惠連有祭古冢文皆是祭墓若殯宮行祭不知起于何時然不可考矣

至于弔葬執引從柩詣壙諸禮今皆有之惟從柩則但隨柩行不執紼耳何東山云天子執紼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其人數已足則客皆散行但紼爲古時喪車所用今不用車而用舉何所用紼

弔服　若弔客變服則未歛以前吉服而弔吉服者朝服

也。其無朝服則深衣。玄冠。緇衣。素裳。其在衣羔裘時

則袒去上服而露裼衣。檀弓所謂裼裘而弔是也裼裘者裘上有裼衣裼上有朝服喪禮記始死朝服裼衣旣斂以後。則玄冠之上加

以首絰。朝服之外。加以腰帶。其當衣裘時則掩而襲

之檀弓襲裘而弔。大記襲裘加武帶絰是也武者冠之卷也加武謂加絰于武帶則加帶于服也其帶絰用經宗之制未斂旣斂皆用朝服此明見禮文者宋王紘卒時朝臣退朝俱朝服往弔獨左省給鉉攜一麻袍角帶于客位吏易而人世反衣如禮以致司馬光卒程頤遂以爲大變後弁不當弔未人之無禮如此若夫殯後。則諸侯用錫衰郎功衰

士庶用疑衰郎緦衰皆以升數多寡立輕重之節

而首則或弁諸侯大夫或冠士庶率用縞練大抵輕于祥之。

麻衰牡絰（子游麻衰牡麻絰為弔客變服）而重于禫之纖冠黃裳（禫服）（古纖則緇冠黃裳謂綃玄冠不以弔）是未歛以前各服吉服（本等服）而殯後行事則緇練衣冠皆可用也（緇練皆熟繒而細者卽祥後禫前之服）若身行正服卽不宜耳雖檀弓云朋友之喪有殯亦往弔曾子服以衰而弔子張而實非也先仲氏曰重服不出弔此是正義曾子問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又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功衰者小祥練服也如五服之內有應哭者則內着己服而外服其服（謂五服所應服）以往則三年之喪期猶不弔况初喪乎但止云功衰則必祥禫後庶可行耳若期則

練而弔大功既葬而弔無聽事者弔位然而主客皆有位古者未斂以前客有以贈賵襚來者起將主人未即主位因賓在西階夏賓阼階周賓西階惟殿賓兩楹之間在中庭與今賓而方有事于西階之下古宇製堂之前軒曰寢寢即庭也在階之上故賓主有事皆在階下故賓亦持所贈物至西階下而主人就賓拜之至賓後來弔則主人在東階下西面主婦在西階下東而此恆位也孔戶相司徒敬子墓位亦然然惟君夫人至則如之否則主在東階主婦在西房之內南向拜客西房堂之西一間南面向外如迎拜然所謂不下堂以此而西階杪然唯寄公國賓則立西階故凡賓入則但在門東近北而立于階主

之上衆主衍服者在主人北階貳執弌者在三人南而客位與主人相近西面哭殯東面弔主人是主位客位皆當在東階之下庭門之內故司惡惠子之喪子游初居門東近南爲臣位即階貳之位既而遷門東近北即爲客位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初居門東爲客位既而趨門右近西即爲他主人之位門西近南亦象主位此易曉也今殯在中堂而前帷之婦主在帷堂之內惟主人東立西向則客之爲位但中立北嚮而或哭或弔行事而畢斯已矣

弔儀　獨是弔之爲儀則乃客施無行拜之禮齊服記弔喪祇主人拜賓而賓不答拜如嗣君拜寄公國賓以

及大夫士有特拜旅拜三拜兆拜諸侯雖其所拜者稍有等殺然已合尊卑貴賤大小無不拜之並無賓拜尸拜主人文故曲禮有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正以明弔喪之獨不答拜可知也若夫聞弔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弔之者而孔子拜之伯高死於衛孔子命子貢為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為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此時子路伯高並無尸柩客有何拜而主人拜之見雜記廄焚鄉人以火來弔者而孔子拜之大鄉人弔火必無有殯宮帷堂可廝下拜之理然孔子亦拜之者以為弔也則是弔者之必不

拜而受弔之必拜從可斷矣故朱應氏有弔拜之語而元人吳幼清乃辨其非是以為弔有賻含賵襚洎尸哭踊諸節而獨無拜禮今禮見前馮尸者敘時爲撫其尸哭踊者賓問慰畢哭親屬踊則主人踊主婦踊客踊但禮無見文不能確定明儒張浮峰名元忭曰今弟人中立與儀帖櫃前古有贊賵書之禮奠安也再拜哭主人亦伏地哭起古凡拜無四拜之禮亦無一拜一揖立之禮再拜者俗名連叩實古拜禮也轉向主人揖或問或不問親所知與否主人跪稽顙客却身而出而禮終焉左傳孔子弔吳孟子于季氏季氏不絻不絰而拜亦是拜賓禮舊註有誤

迎送弔

弔禮主人不迎而有送惟君來弔則臣迎之大夫來弔則士迎之餘俱不迎然士之迎大夫若嘗事

謂含斂之事則遣人拜迎之而謝以故至士以下則事畢
而出不惟不迎并不謝焉至于出則尊卑貴賤無不
送者士喪禮云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是也但所云
門即殯宮前門易所稱門庭禮所稱寢門非大門也
送君則大門矣今殯迎殯送不及主人以古人弔減
今人弔煩有必不能行者此亦禮之無如何也
謝弔柩弔形之必有拜者喪主親往拜以謝其恩今之殯門拜謝是也若無主則以
大拜亦爲減禮往儀禮既夕禮主人乘惡車謂往謝弔也惡車
木坐
無傳
女正
至古有女弔之禮今女唯服親然後往哭而無行

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于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于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笄喪服傳所謂錫衰功衰說前鄭注所謂吉笄無首者其位其服則明可據近長洲汪琬作經解中有命婦不弔大夫議謂婦人無外事何自而與大夫行素耶且曰有服諸親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安用錫衰使先王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予初聞其言不信既而有攜其文至者予始大驚按喪服傳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

夫亦錫衰而鄭氏註云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大夫死也其註同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爲往來死必相弔弔必內外兼行之故卿大夫死君旣行弔而夫人又弔喪大記云夫人弔于大夫士是也卽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女主出迎

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妻嘗斂事
則不迎士妻不嘗斂事則必迎此其爲婦亦何嘗與
大夫士原有主事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命婦有本
服期及如命婦必同宗即同宗亦安知此婦必不在
絕服者也一見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故曰公爲卿大夫
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原非先王
專爲命婦始制此服即爲命婦制此亦非謬濫何則
功衰男子皆服之非祖衣也若謝開傳云大夫相爲
亦錫衰不及婦人以爲無婦人之証則大夫相爲亦
錫衰不及弁經可謂無弁絰乎夫以男女爲當文則

男可包女以緣綖爲省文則緣可包綖亦詞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主男賓女主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之內有男賓而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之下是女既爲主則雖所接者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當爲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主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攝主之等如大夫無子則必以他大夫之子主喪類攝賓之等如世婦爲夫人攝弔類況男女不相攝而謝夫與子可往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盡亦就命婦而再商之

主喪說

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謂死者無子尚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主重矣但主喪之人禮無明文而諸說又互異不一朱氏作家禮初立喪主曰凡主人必死者長子否則長孫承重者既又曰父在子無主喪之禮則明係首屬而長洲汪氏作喪禮或問竟曰惟冢子與其婦爲主無他主也則直武斷矣予謂主不一端

尊爲卑主有尊宅卑者父爲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君爲臣主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

君爲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
子之喪皆其父主之謂舅爲子婦祖爲孫也夫爲妻
主兄爲弟主奔喪云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父在則
舅爲子婦主祖爲孫主父沒則兄弟各爲其妻子主
喪又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
喪若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爲主也然則父爲子主卽
不爲庶子主舅爲子婦主卽不爲庶婦主乎曰亦主
之而有不同同宮則主之不同宮則不主之小記父
不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同宮者言服問云君所主
夫人妻太子適婦謂惟君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

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然則夫為妻主即不為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妻沒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致不于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則夫自祔于祖姑之妾而祥練之祭使子主之非攝則否然則兄為弟主弟不可為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則兄為尊主子為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既為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即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主則苟惟弟耳雖從兄弟亦可主

而何兆父弟。然則夫爲妻主。妻不可爲夫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于路。而其妻主之。卽女主也。特此卑爲尊。非尊爲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也。可爲姪與姪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沒則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夫兄弟之妻則嫂與弟婦也。兄弟之子卽姪也。兄弟自主之。而尚須兄弟之爲世父叔父者。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兄亦不爲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長兄主之。弟婦喪則弟自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

卑爲尊主

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者則皆除服如前六者是也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四者是也然則尊主卑者六卑主尊者四皆可據者

尊卑爲主也然則有尊主將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自訃也于君其所爲主人自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父兄爲命赴檀弓所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也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有卑主將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不然小記謂父主適子喪有杖則適子之子反不

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之子亦儼然在也予在父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並主乎抑分主乎曰喪無二主主何可並也然而尊卑必共主主亦何可分也大抵尊卑並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爲主而卑副之曾子問云昔衛靈弔季桓子哀公爲主是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則康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並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興而哭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當時有司不敢辨而議禮者遂因之有二主之說故小記云與國君來弔

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何則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而有杖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並主而各有不同尊爲卑主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而餘皆卑者主之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練則必非尊主所當爲者故小記云子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自主之祔則舅主之以祔于祖姑之考則重在祖廟故尊者主焉餘俱不然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即子自主之尊與卑不相礙也鄭氏謂父兄命赴是大夫禮非也士喪禮

有命赴則士亦然矣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弁以父兄名加之子前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于拜賓則古者弔備今者弔煩舍尊就卑未爲不可特奔喪云親同長爲主謂同親之子必推長一人爲主而餘不及焉今衆子皆執杖就位則又不止二主矣若謂長一人遍拜則喪主總無可貴者恐衆拜亦究于葬無補耳

卑主尊不拜然又有卑可主尊不可主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謂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爲置後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後而喪畢即撤終不令見在

之名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今父賤子貴父如子官而既貴之子則又必爲之立後豈有暫置後而仍撤之此固無可道者但言禮之變則必及之

若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蓋男女皆有主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是也今或無適子婦遣他人攝之則攝男主必同姓者攝女主必異姓者謂不使本家女攝也以婦人外成也

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此亦言死者無近親而大功從父兄弟爲之攝主者故言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有子皆當三年者也特妻或有疾而子尚幼小皆不能主則大功主喪者須主及練祥二祭而後已何則以所攝者三年也若死者止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死者止有大功則大功主者爲之至期死者止有功緦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祔若主喪者非大功兄弟止有朋友則概從虞祔而止蓋主有親疎故其攝有遠近如此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無子而夫黨又無兄弟則但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黨雖親弗使爲主以婦人外成也若夫又無族則使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里尹者閭胥里宰之屬也又小記云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

暫爲主

朋友有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爲之主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拜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胤續 校

喪禮吾說篇 四

獻材陳器筮宅卜日說

殯後旬月始布椁材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其尺度則天子椁端長六尺厚尺諸侯九寸卿八大夫七士六匠人既井椁謂刊治其材而橫直以構之如井然遂獻材于殯門外主人拜工哭而入今世多豫椁代以甓甓亦從俗便耳乃布材之後即陳明器明器者送死之物古

參博不一其最著者則有苞裹遣奠羊豕二有筲黍稷麥三有甕醯醢屑三有甒醴酒二有用器弓矢耒耜敦杅盤匜有樂器琴瑟鐘磬有役器甲冑干笮有燕器杖笠屨大抵備物而不適用虛而不實如所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醯醢不實甕黍稷不溢筐者今壙中所殉概無定制而琴瑟弓矢旌旐于竿之類多以紙畫剪彩爲行殯之飾焚于壙前似亦虛而不實備物而不適用之意蓋不宜多所藏也隋唐禁明器論制三品以上限九十事後減至二十事庶人十五事皆以素瓦爲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綺其畫不得用珍禽奇獸于是先築宅而後卜日其築宅之法則又先營土而

後投者有司掌慈者掘土四隅而外其壤以所掘之土堆向外祉掘中則南其壤以葬須北首故南壤也然後主人往兆南北面旅之至十日則大夫士庶皆三月而葬舊禮聚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見左傳曲禮所云先遠日者謂當下此第三月中先下旬次卜中旬然後卜上旬也今筮它必先相土然亦不至掘地如禮所云若卜日則士大夫家多久而不葬者自先近日未爲不可也此皆言禮之無所厚繫者也古有有故或家貧不及三月而葬者則皆于殯日葬門國北見喪服小記

啟殯行匶節校說

啟殯　啟殯之節多載士禮既夕篇士虞既朝卜日既夕啟殯以是時朝夕哭卜日用本日行事在朝哭後謂之既朝啟殯用明日行事其備事在前一日夕哭之後謂之既夕凡將發有日須于啟殯前數日舊限二日行啟期禮即告塋赴也其赴一如前告喪式見赴說以赴于親賓至期則男婦變服男免婦髽三啟柩前謂三告也俗作三起其義非設啟殯之奠于柩東之西北古今相通者有朝廟禮即遷祖也謂遷殯而朝于祖也按春秋有殯廟禮無朝廟禮說見前據云朝廟須擲殯一易東如大夫易輴東士易轊輀類朝畢再易東如士易轊輀爲轎車類又月入廟北東尸首北出廟南東尸首南不安寧其今雖用人舉易于轉旋然堂室升降門

宇廣陜終屬非禮今欲行是禮但告而不朝祇用祝捧幣（紙錢）孝子告廟然後行祖奠遣奠之禮（見奠祭說）以啟行若朱氏家禮以魂帛朝廟則魂帛代柩原係杜撰且又遷柩于廳事則祖奠應在室（見祭廳主）殯館應在堂堂即廳也即所云正寢者也（見正寢說）殯室而遷堂則于前後所行禮俱非矣又有靈車靈馬禮（舊遣也）即魂車馬也上禮名乘車玉藻名齊車又名棧車中載皮弁服纓旄從幣（旄皮夏淺毛者帛爨答也）外載以干笮纓纏諸物而大斂先之今用魂幣冠服帷罽而貴者用旌賤者用旐（見銘旌說）且有道車載衣服廞車載明器槀車

載篋笥備雨具遣車載遣奠之物苞羊豕蒲蓆中先以抗木槨上
抗土之格見前布地陳所具諸器而載之車中然後從鷩車
鷩馬之後一齊薦之
行遷下起行偹柎轍至人入祖奠踊乃舉柩却下而載
之轜車遂偹棺飾褚即幕也以素錦爲之先蓋棺上有帷四面障棺
者房布爲之即幭也檀弓稱牆或畫或不畫皆有等殺士不畫大夫以
上或龍或火或黼黻或雲氣不同顧漢後畫禽獸如中二千石畫龍虎公侯加鹿與伏
熊旌晉後畫雲氣皆玄上纁下止畫雲氣無一定者有差蓋干稽上書
有齊荒上緒簇如車蓋以五采稀布疊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粉被如徙魏晉飾蓋以
龍首魚尾而蒙綵于頂有池以竹作參罣丈尺彩紲于棺四旁垂帷結連之

諸侯三池後大夫二池兩旁上一在前君設金魚垂池傍所謂金魚拂池者振之則魚躍拂池加以振容綴畫繒垂之以爲飾有紐有戴以纁結流帷之際而以帶衡繫束行戴紐六大夫四士二有披加紐而結于紐戴間以其餘前後兩旁牽之以防欹側如柩向高則牽前向低則牽後左則牽右右則牽左其數與戴同此雖易入纍而皆可用者有翣用木爲筐形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兩所高而中凹柄長五尺衣以白布畫黼黻雲氣人各持一以障柩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檀弓所云牆置翣者然總名曰柳柳者聚也言爲衆飾所聚會也漢書稱廣柳者是也其在下則有輀天子諸侯輴車大夫士輇車通名蜃車以四輪迫地如蜃行也但古無幰脩後復加幰車幔如階製有油幰施襜畫竿垂旒之等三品以上油幰施襜朱絲絡網兩箱畫龍[illegible]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至

庶人紫甲車飾轜翣旒旐蔽飾而今行無之在傍有引即紼也又名紼在廟曰紼在塗曰引又下壙曰紼臺柩曰引在前又有御即居柩前指麾之以爲節度者天子用羽葆以鳥羽爲麾形大大夫用茅結草爲麾士用功布以大功之布爲麾但功布止從廟門出大門用之而道路不用而其先柩而行者有銘旌銘旌以前有乘車魂車見前諸車見前魂車前有旌貴者有旛次之有旐最下有導從之從如巾車執蓋御僕持翣類有執器者如樂師執樂器內監執褻器類有迎神幢者以此將無主處設一神坐如遂師共帷幄類今神亭是也有執披者輿士執披有引者天子執引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有挽歌而行者左傳公孫夏命歌虞殯註送葬歌也虞者娛也莊子紼謳所生必自斥苦史記周勃以吹簫樂喪此古禮也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

者皆挽歌而習成延康年有司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唐制挽郎二百人列輼輬（大轝車名）車前以鴻臚司儀署官執鐸帳領之此亦列代所共行者若火行方相則司馬之官大喪引柩至墓則先以戈擊壙中以驅罔象惟貴者得用故北齊之制限三品以上及五等之開始用方相四品以下及庶人祇用魌頭（即蒙倛也漢用以逐疫者方相四目魌頭兩目）今率以紙畬爲之此不過塗車芻靈之意雖方相僭用無礙焉

墓說

及至壙設神幄脫載除飾主人爲位（男東女西）哭乃正墓

域北方北首下棺晉賀循葬禮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旣至壙座而睡遂下衣几進柩壙中古下棺法國君用碑謂之桓楹以其四方如郵表柱也又名窆不以綍之下窆也其法繞綍于柱鹿盧而人從柱外負綍聽鼓聲而徐下之此即漢晉後勒銘頌以作墓碣者特其說不一據大記君卿大夫皆有二碑惟士無之而檀弓云三家視桓楹以爲僭用是大夫亦無碑也又大記稱君祇二碑檀弓稱天子四碑名豐碑而春秋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謂闕地通路以納棺周禮遂師註云君柩至壙脫載除飾復爲龍輴以入隧道是天子載車入隧未嘗有碑下棺也此亦春秋戰國間言禮之

不能辨者下是藏銘旌（旂旐不入）下明器（其苞筲諸物一概不入恐名器多僭）加抗木如數（見前其數天子五重公四諸侯三大夫二士一）而後封之其封法有若堂（方而高）若坊（平而長）若夏屋（廣而卑）若斧（狹上而長仰馬鬣封殺）不拘一形高則自尋丈以至四尺（孔子葬母四尺又白虎通天子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封訖設几筵舍奠墓左祀土神（閒禮以家人爲神尸）遂以旂旐導乘車而歸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是也特古葬于鄉並不擇地孟子死徒無出鄉周官司徒職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師職相保以相葬埋所云相葬者但視葬非視地也即前云卜兆云然宅亦但占地非相地也自晉後有相墓之說

以發乘生氣爲吉否則爲害而人過信之于是有驗
則不葬暴骸露骼以陰陽禁忌爲拘限此皆不孝子
所爲而宋時司馬光作葬論程頤作葬說亦旣再三
辨斥以爲世戒乃自南渡至今其惑愈深其禍愈烈
其爭鬬獄訟愈不可解明東陽盧格字正夫爲弘治進
士官御史與王海日陽明先生之父論遷墓記曰朱文公父
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葬于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
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
承其吉乃于明年五月遷父于白水里鵞子峰下而
塟母于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自爲

文以紀之（見本集）古君臣合葬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諸侯卿大夫皆其兆域惟死于兵者斥不入兆兄易重成恒禮嚴夫婦婦人非見出非改嫁未有不得合夫墓者此周公之制也儒者挾利欲之心貪慕富貴忍使父母之魄遠離故鄉斯已奇矣又且斥其母不令合祔又且三遷其父骨使神魂不安（三遷見年譜）凡此數節疑皆非君子所爲而竟已爲之則過蒙不肖之子喪心蠱志尚足責乎此極痛切之言今凡綴辭者動輙以朱氏爲口實故特倣其說以爲禍福無常是非有在人亦共覩此清議使知理學如是人亦尚有

起而議其非者則亦何苦必出此也

古有棺無椁及三代制棺椁後則未嘗偏廢孟子可據也乃諸儒言禮俱似有棺無椁者類止櫝棺以是時無椁也至葬則有椁矣乃自飾棺行棺以至下棺並不及椁即謂棺車無椁故止飾棺然必于至壙脫載去飾時加之以椁然後下窆或竟于下窆後始加之椁乃全不一及吾故曰戰國言禮錯雜無紀並未有身親其事者此又其一也今東南以甃甓代椁而北方土堅不事塼甓多有如舊用椁者則內無重棺改飾椁外未爲不可第言禮家則何可闕漏如此

墓之有碑以下窆也則前漢後即以此為勒銘之具故蔡邕為郭有道作碑文而趙岐遺命勸行墓側自志生平皆東漢已事司馬光謂宋元嘉年顏延之始作記行漢矣但其碑皆立墓左晉後地理家謂墓之東南為神道出入之地故墓左之碑名神道碑今非大官閥則用墓左無立碑者或但于墓前題一姓氏以志永久則孔子曾為延陵季子題墓此不拘貴賤皆可用者若置石幽竁則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洗視有銘又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亦掘地得石椁有銘則壙中埋石或亦舊制且亦防歲月之久

有毀墓者則藉此作據于理或然

反哭虞卒哭祔說

〔反哭〕塟訖即歸哭于廟（有二廟者朝廟先禰後祖哭廟先祖後禰）哭廟訖又哭于殯宮（原所殯）謂之反哭但反哭與卒哭同一喪節而反哭無祭卒哭與虞與祔皆有祭不同

〔虞〕反哭訖即虞祭所謂朝日而葬日中而虞是也前此饋奠皆不用牲惟大遣奠用牲然尚無尸至虞則尸與牲皆有之故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但虞不一祭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皆接日而祭凡虞皆柔日惟末一虞用剛日（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乙丁巳申癸爲柔日）

故三虞有四日葬用柔日故初虞必同日又虞必剛日三虞必連日如葬是丁日則初虞亦丁日夫虞巳日閒一日三虞庚日又連日丁戊巳庚爲四日也後倣此五虞有八日七虞有一十二日此在士禮與雜記諸文皆載其說然亦有不可通者據云卜葬先遠日則先卜下旬始也萬一下旬是葬日則八日一十二日將毋天子諸侯之虞在後月乎

卒哭若夫卒哭之祭則自天子至于士無不以虞之後二日爲卒哭者末虞與卒哭皆剛日故又閒一日而雜記又云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考之春秋又不然左傳凡君

虞。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註。皆謂。虞。祭。之。後。隔。日。而。卒。哭。卒。哭。之。後。明。日。而。祔。祭。則。戰。國。之。禮。又。與。春。秋。有。不。同。者。若。小。記。謂。士。有。急。葬。不。及。三。月。者。則。雖。巳。虞。祭。猶。必。待。三。月。而。後。卒。哭。以。此。時。哭。原。未。可。卒。也。卒哭卒朝夕哭也諸禮朝夕哭在殯後葬前獨春秋疏謂在卒哭後不同蓋卒哭係三年一大喪節其祭名成事七虞禮曰哀薦成事用剛日有尸有牲別婦皆變除易受服說見後別枯柩廬于中門外廬有柩者君大夫卒哭皆服王事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矣

祔于是卒哭之明日作主祔廟以。既。葬。之。後。神。無。所。

依必須立主以祀之而三虞卒哭又復多日故明日行事上禮所云明日以班祔是也但不日入廟而曰祔廟者此時遷廟未祧新廟未遷必須俟三年喪畢然後可入廟而各昭穆之祭故暫奉新主行祔祭禮祭畢則仍奉主而返祀于寢凡喪中有祭如練祥與禫非四時正祀則皆在寢不在廟左傳所謂特祀于寢烝嘗禘于廟諸侯大夫士皆通行之若其不祔禰而祔祖以禮有孫從祖之文昭穆之次孫在祖下故越禰祔祖小記所謂中一以祔是也中閒也特檀弓謂殷練而祔與周制卒哭不同文公並謂練而作主與

虞祔作主又不同（說見後）則春秋戰國言禮不一總不足據但其中有最可笑者曲禮本戰國時書而士禮又在戰國之後曲禮曰豕曰剛鬣黍曰香合脯曰尹祭稷曰明粢此舊禮文也士虞禮于虞祭辭曰敢用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粢溲酒凡六物夫普淖者黍稷也（詳[illegible]）既有黍稷而復曰香合又曰明粢是黍稷又黍稷也且祔祭用牲而不用脯其于祔辭當仍曰剛鬣或曰特牲而乃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凡在物是不知尹祭之為脯而使祔祭有牲而無牲無脯而反有脯豈不可笑然其于嘉薦普薦兩物並

列則猶知嘉薦爲菹醢普薦爲鉶羹也註見禮昔賢循宋崔凱作祔祭儀以今世無廟設祖坐于各堂東向祭之其辭曰敢用潔牲嘉薦于皇祖某君則以嘉薦爲吉薦矣又設死者坐南向祭之辭曰嘉薦祔祀于皇祖某君則是全不知嘉薦之爲祭物而一曰嘉薦于再曰嘉薦于夫虞祔之祭雖漸以即吉而仍未吉也不觀士禮又云哀薦虞事哀薦成事又云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乎而可嘉薦乎

作主說

古作主之說不明大約既塟之後具以棲神而三年

喪畢即奉之爲廟祀之用。故左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然祇此一作主。後並不再作。而公穀不知何據。謂虞祭一作主。以桑爲之。謂之桑主。又謂之虞主。練祭一作主。以栗爲之。謂之栗主。又謂之練主。既作練主則虞主埋階間。大桑栗古有之。魯論哀公問社于宰我。本是問主。故曰周人以栗。言以栗作主也。若桑主則國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設桑主。皆是但獻公喪久在虞練之外。其仍用桑者。以喪祇一主。桑與栗皆可用也。且卒哭祔廟。吉禘遷廟。從無練祭易主之禮。若公穀註皆引士虞禮桑主不文不書也吉主皆刻而謚之爲

據則今本儀禮疏無此文總不可解

鄭氏祭法注謂大夫士無主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附附竟而還須宿至小斂而入廟謂以幣帛作神主入

許慎五經異義亦曰大夫士無主結帛依神士結茅爲叢此最不通者天下無無主之廟大夫三廟士二廟下士一廟有廟而無主一不通也廟無二主然亦不一主何則有配主也如考必有妣正主幣帛配主亦幣帛何所分別二不通也據檀弓重有主道雖重不知是何物然必有主而後有重今士喪禮有重矣有重則何以無主三不通也尸與主相表裏迎尸于堂

則主必隨之尸卽主也故尸作主觶如太康尸位今作主位類士虞禮有尸矣有尸而無主四不通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反祏于西圃祏者主函也以廟室西壁下作石函藏主故以爲名傳又曰典司宗祏是也今孔悝有祏則大夫有主矣曰無主五不通也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右左者考妣也凡小者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而殺二而得八寸大夫禮也是大夫本有主曰無主六不通也宋司馬光改鼎代重名爲魂帛今非用綵易陌紙代亦居中以鑿祭時帷爲作主之意。

主製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

一尺此何休范甯徐邈諸儒據春秋孝經爲說皆絡其云正方者謂四面等方也穿中央者穿主之底中而植主于竅也達四方者其底之中竅四達于方沿皆等分也今主判兩爲一有面有附爲一尺二寸濶三寸厚一寸二分不惟與古制乖反杜撰無據此本程頤所造後朱氏家禮而仰以高尺有二寸言之明明天子之禮肩趺僭越豈可爲訓且公羊傳註所引禮文有云主刻而謚之謂祇刻謚于其中更不列顯考皇考諸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自入廟以至遷廟祧廟升食于廟皆不必更名易稱別作題註此題式也如武王主祇稱武王

則在成王可入禰廟在康王可入祖廟在後王皆可入不遷廟廟升食祖廟廟今四方之木則或前書官論及府君處士諸稱而左右與後皆可書名字生卒及諸所奉祀之人而乃兩作判合以棲神之具而至與符傳劵契同其形製大無禮矣先仲氏嘗謂古碑之製四方如柱背面左右皆可書故下窆之碑植乃所謂豐碑桓楹者以狀如郵表之柱因以楹名楹即柱也漢唐書銘頌于上形製不改故馬援勒銘稱爲銅柱而顏真卿家廟碑四面皆勒文凡柱右从主不惟聲諧亦以形似則主書四面此考之古制而歷有然者今從祀學宮木主皆必書行實亦此意若其主冐名室

不名櫝（藏食藏匵主器）主室名匱不名匱（藏器）（藏書）主廟名祏不名祏（音咯下）此亦朱氏家禮所沿誤不可不正詳見㝵祭禮通俗譜中

練祥禫說

練期而小祥又曰期而練期者周一歲十二月也小祥者小卹吉也練者服也除重服而易練服因祭于主前曰練祭則練又祭名也然又曰十三月而練以除去十二月然後練祭則十三月也但在是月中亦必筮日而後祭鬥爲此常事（此十廣禮亥後同）是時居堊室凝有漸以文皆變除凶服故又曰期而除喪喪者服

也除喪除去喪服也昧者不解除喪是除服因以二十五月而畢謂三年喪畢則此期而除喪者可云除三年喪乎又公羊有作練主禮亦見穀梁有壞廟禮謂先易廟檐改塗廟壁以示新至有入廟之意則春秋並無此文不可爲據

辟又則而大祥又期者周二歲二十四月也大祥者大可以即吉也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謂三作之重服則從此畢除也二十五月者以除去二十四月然後除服也是月中亦欲日而祭祭祠曰薦此祥事是時黝堊室加白以黑復居寢中門內

禫

禫者延也延引歲月也三年之喪至是將盡而又從而延引之遂爲除服之祭而借以爲名但古禮盡亡竟不知禫在何時一曰二十五月而禫此王肅說也肅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是月不頂祥月儿此月禫則必改月作樂以爲是月卽祥月也祥月則二十五月也一曰二十七月而禫此鄭元說也沅據間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以爲中者間也間一月也喪小記中一以祔謂間一位以祔二十五月而大祥間一月則二十七月也兩說並行在魏晉間制禮者尚彼此遞用至唐後多從鄭說以藏總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而

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則直限月數且士虞禮記皆二
戴所傳其言或可據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大期喪匝歲尚祥禫閒月
則三年之喪必不能同月可知且同月則十餘日閒
何必又立一祥名乎又且祭須筮日祗此數日內筮
祥筮禫其于剛柔遠近上旬下旬之閒何所分別且
安必兩筮之皆在何旬首一日況禫服幾月亦無明文
自三代至今日亦並無一人能指其數遂有盧植叔
孫謂禫服一月者夫禫服一月何異于期且喪服之
度有以歲為度者三年期是也有以月為度者功衰

是也。有以時爲度者。總是也。旣立。一服。未有目服而目除者。兇如王肅說。則此數日。斷兩服。兩除蜉蝣之。喪也。蓋喪不折月。三年之喪必須三十六月。則二十七月而服滿之說。原屬謬誤。故予謂重服期年。（苴麻服）祥。練。又期年。（縞練服）禪。又期年。（纖黃服）此喪服之節。其說見予三年之喪不折月篇。第在禪則可牀可還內寢可作樂。可飲酒食肉。則亦幾幾乎撤喪矣

士虞禮有云。吉祭猶未配。謂禪祭原在寢。若禪月遇吉祭。如四時之祭。則卽在廟行禮。而猶未得以妣配以哀未忘也。據此則似是月値時祭。卽可以死者之

主入廟共祭特無配耳如是則與春秋三年致主特行吉禘之說又不合矣大抵春秋言禘不以喪祭廢吉祭凡喪祭之中仍行吉祭如所云烝嘗禘于廟者此在卒哭即行之不必新主在廟也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至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是時王喪再周尚少五月然即祭文武是不俟祥禫而祀廟明矣至于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平公即位作主而烝于曲沃則祔主返主仍行時祭此是恒禮特致主入廟必需三年故吉禘非公譏其太速以三年之期尚未滿也

諸禮于喪祭吉祭之限俱不甚明且往往與春秋牴牾而証春秋者則又仍據諸禮以爲斷嗟乎古禮盡亡安得起諸儒而過質之

古有飾墓禮明代勒有定制如石碑一品螭頭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趺其石人石獸望柱皆有差等以品級爲多寡大小時有云五月飾棺三年飾墓以葬時無暇可漸飾也故附識此